

苏富比退市后的冷思考

近日，苏富比拍卖以37亿美元易主退市。这则轰动艺术圈的收购交易释放出多重信号。国际拍卖巨头苏富比时隔31年再度被私有化，一方面使得拍卖企业上市信心愈加受挫，另一方面，似乎也昭示着拍卖行业公开透明之路更加艰难。



拍卖巨头退市

从目前来看，私有化也许是苏富比正确的选择。这次收购中，苏富比的企业价值为37亿美元，包括苏富比雇员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，手上每股将可换取57美元现金，较苏富比在2019年6月14日的收市价溢价61%。苏富比被法国巨头帕特里克·德拉伊收购消息发布第一天，股价大涨57%，从35.39美元一跃涨到56.13美元，接下来更是一路看涨，直接攀升到58.92美元。按照计划，这项交易将在四季度完成，股市行情依然还有上涨的空间。

在宣布私有化的两天之后，苏富比伦敦印象派及现代艺术夜场拍卖开槌，全场25件拍品斩获9887.5万英镑，虽然不及纽约同场拍卖成交总额，但依旧可圈可点。6月26晚，伦敦苏富比6月的“当代艺术晚拍”举槌，42件作品成交总额达6960万英镑(合人民币6.04亿元)，成交率高达91%，这也预示着苏富比被收购之后的稳定过渡。

从目前来看，私有化似乎更加适合拍卖行业，这一点从两大拍卖巨头的上市与退市轨迹中可以略见端倪。1744年，苏富比拍卖行在英国伦敦成立，1977年在英国上市，后于1983年以1.248亿美元被收购。1988年，公司以苏富比控股公司的名义再次在美国上市，并于2006年更名为“苏富比”。然而31年后，苏富比再次被私有化，距离3月11日举行的苏富比拍卖275周年

纪念以及回顾展览刚刚过去3个月的时间。另一国际拍卖巨头佳士得，比苏富比晚了22年成立。在1973年，佳士得登陆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，1998年被法国人弗朗索瓦·皮诺特收购，率先被私有化。苏富比的退市，也预示着两大国际拍卖巨头全部私有化。

私有化有多“灵活”

在分析私有化对拍卖行业的影响之前，首先应该搞清楚的是，上市能为拍卖企业带来什么？融资，缓解征集招商、图录印刷、场地宣传等成本压力。然而，其核心诉求不在于此，而是更大程度提升品牌和信誉，因为拍卖行业不是资金推动型，而是典型的信心支撑行业，上市则意味着有更高水平的运营能力，将会吸引更多买家的关注，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。问题接踵而至，上市的弊端就是要及时披露财务报表，并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管，这会使得拍卖企业在某些操作上“不够灵活”。

2012年之后，苏富比在与佳士得的竞争中一直处于下风，业界常将此归咎于上市的弊端。2019年苏富比一季度财报显示，净亏损达710万美元，即每股亏损0.15美元，较去年同期亏损程度进一步加剧，一年的时间股价暴跌40%。这种局限主要体现在交易信息披露、预付保证金、佣金减免优惠等层面，而私有化之后，苏富比能够在更加灵活的环境中加速实施过去几年成功的增长计划。

对于苏富比的股东而言，这次收购能够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持续多年的股权之争，股权的稳定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。

其次，市场溢价也是要考虑的问题。正如苏富比董事会主席多梅尼科·德索尔所讲：“经过全面审查，董事会热情支持德拉希的提议，这为我们的股东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溢价。作为一家上市公司，30多年后，苏富比回归私有制继续走上发展和成功之路的时机已经成熟”。

上市信心受挫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上市与否是拍卖企业根据经营环境所做出的战略性选择，并不能说明上市之路是行不通的。拍卖行业的透明之路在短期内难以实现，主要是某些关键因素的披露会对业绩有所影响，尤其是在企业运营陷入困境之时，这种影响可能还会被放大。这可能也是苏富比选择私有化的一大原因。

对于上市，内地拍卖企业一直怀有一种向往，比如保利文化集团登陆港交所，匡时国际借壳上市成功之后，曾经给业界带来诸多振奋，但结果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般美好，尤其是这次国际拍卖巨头的离场，短期内对于拍卖行业上市信心的消解是难以避免的，但这次收购对于某些不断寻求商机的投资者而言，可能会有所触动。

北京商报记者 徐磊

名家推荐

祝铮鸣：工笔只是我目前的一种状态

“越窑青瓷一直是我所喜欢的，画画的时候，我总在想象秘色瓷的感觉。”从蓝绿相间的色彩到瓷器开片的冰裂纹，这些绘画语言并非凭空得来，而是祝铮鸣关于家乡与童年记忆的情感观照。越窑青瓷的诞生地浙江，正是祝铮鸣出生成长的地方；“碧翠莹润”的青瓷之美，早已幻化为一粒种子镌刻在她的心底，并成为不断生发的力量。

对于高古的东西，祝铮鸣有一种天生的迷恋。魏晋的风雅古拙、隋唐的恢弘大气，尤其是佛造像、隋唐陶俑庄严肃穆的气息与形式美感，让祝铮鸣的创作开始走向一种纯粹。绘画中的人物往往处于一种“冥想”状态，剥离了欲望，摒弃了烟火气，画面所传递出的哲学思考和精神隐喻常使人产生“遁入空门”的误读，其实祝铮鸣的绘画只是一种近乎于禅学的精神纯粹。禅宗和佛学会对她有所启发，但画面所体现出的神圣感完全是无意识的，在祝铮鸣看来，创作也是一种修行，画中人物脱落身心的精神状态也是她内心想要达到的一种状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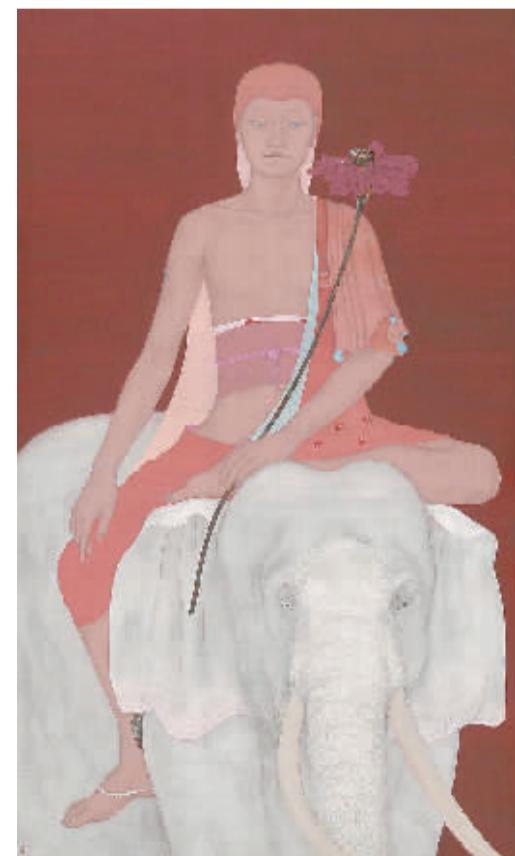
“‘新工笔’70后’代表画家”，祝铮鸣常被贴上这样的标签，但她内心一直有一种渴望，那就是找到更适合的表达方式去诠释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祝铮鸣。对于新工笔的“新”，祝铮鸣有清晰的认识：“这种‘新’主要来自于图像的影响；70后’工笔艺术家有这么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几乎都有图

像借鉴的因素，这是这个时代和环境给予艺术家的启发。然而，冠之以‘新工笔’名称的展览我几乎都没有参加过。目前社会对我的认知可能更多是从市场角度，市场的反馈对艺术家固然重要，但我不会完全局限在新工笔的状态”。

“精确并非真实”，马蒂斯这一观点对祝铮鸣影响颇深。“从材料来说，我更喜欢水墨，工笔只是我目前的一种状态。未来我可能会在一些新的领域做尝试，比如水墨、写意，甚至可能会尝试油画创作，但即便换了油画材料，我想要表达的仍然是带有东方精神的东西。比如关良是我特别喜欢的艺术家，他的油画是特别讲究书写性的，与其国画似乎是可以融为一体，这也是我想要的一种感觉。”

谈到目前的创作状态，祝铮鸣给出了这样的描述：“焦灼和愉悦交替出现”，常为创作构思而焦灼不安，也会为画出一幅满意的作品而欣喜若狂。对创作的作品有要求，更期待下一幅作品的样子，这是艺术家应有的状态，也是绘画最迷人的地方。

北京商报记者 徐磊



赤神 2019 绢本设色